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八

徐孚遠開公 宋徵鐸上木

華亭

編輯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張安茂子美參閱

楊石淙文集

狀

楊一清

論綏德衛遷改榆林城事宣狀

遷改榆林城

謹按綏德州秦漢以來號稱上郡多遣重兵屯宿名將拒守。宋時經略西夏尤為要害。觀趙禹所奏綏實

形勝空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可見矣。我國朝酌古定制。開設州衛。統理軍民。表裏相參。犬牙相制。成規井然。萬世無可議矣。今天下一家。華夷賓服。固無容慮。然陝西既舍受降。又撤東勝。延綏諸郡。遂與北虜爲隣。加以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綏德獨以一面之險。遮千餘里之衝。昔人謂之可守。不可棄者。此也。正統年間。虜數入寇。西鄙靡寧。乃設榆林東西二路營堡。將綏德官兵調發沿邊諸堡。分布操練。以備非常。尋又將戶內夫丁。拔其壯健者。

于邊與舊操官兵相兼肄習調用。成化以來邊患益劇。朝廷從守臣議增置榆林衛鎮。臣節鉞諸臣居中以臨蒞之外。控胡虜。內撫延綏疆土。開拓藩籬。益固。于是延綏之地始免捨攘。勢同腹裏。然武備解嚴而衛制不廢。非直以舊規未可率易更改。抑亦有思患預防之意焉。比因守臣建白。欲將綏德衛改就榆林。以便邊務。事下兵部。移文陝西延綏兩鎮巡僉議可否。以聞。已而綏德之人復有論奏。極陳遷衛非便。欲仍舊貫以安人心。兵部亦下其議。甲乙可否。莫

知適從。竊惟事體當較重輕。謀慮當審久近。事關重

大。則匹夫之言。亦當博納。慮在久遠。則目前利害。不

文襄是時為陝西提學

足深計。顧非其職。不敢妄議。然食祿茲藩。親歷其地。

蓋嘗酌輕重之宜。審遠近之慮。體之人情。揆諸事勢。

有不可遷者七。不必遷者二。何則。西安以北七百二

十里而有延安。又四百三十里而有綏德。又二百六

十里而有榆林。以千四百餘里要害之地。中界兩衛。

此二言是定紛之論

已不為贅。初本設榆林以捍綏德。今傾撤綏德以附

榆林。不惟損外援內應之勢。抑且蹈虛中實外之譏。

其不可一也。綏德前擁雕陰之岫，後繞大理之負，依山爲城，阻溝爲池，居高瞰卑，山谷迫隘，百夫據險，則鏃騎千羣，不能飛度。榆林界在沙漠，土脈不堅，以戰則綏德不如榆林之利，以守則榆林不如綏德之險。故榆林者，綏德之藩籬也。綏德者，榆林之根柢也。脫黠酋勁虜，有如天順成化年間，擁衆深入，分抄邊鄙，則綏德尤宜增兵防守，以壯聲勢，以固根本，以繫人心。今邊事稍緩，遂視爲腹裏，欲撤根柢以附藩籬，萬一事變不測，榆林動搖，則延綏殆矣。南衝之勢，仗誰

阻遏。必有執其咎者。其不可二也。往年虜勢猖獗。榆林以東。神木府谷山谷間皆可入寇。不必取道榆林。亦能逕趨綏德。直搗環慶。設復有此。必仗綏德之兵。以遏其深入。榆林遠在二百里外。安能舍彼顧此。其不可三也。綏德軍民屯所。多在清澗延川地方。相離二百餘里。芻糧輸納。尚以爲艱。今復移就榆林。使之越五百里之程。畜馱車挽所費不貲。人心怨嗟。邊儲愈負其不可四也。綏德官兵。自成邊之外。其在本城內外居住。文武見任。致仕官僚。士儒卒伍之家。無慮

千百世業已久。今欲填實榆林。決無祇移空衛之理。必將盡驅此輩以去。以安常樂業之人。無故而驅之。使之棄田廬。拋塋墓。扶老攜幼。轉徙邊城。生者失其幹止。死者無所憑依。謫贖蚩與。怨聲騰沸。怨極生變。難保必無。其不可五也。綏德編氓多散居鄉落。城中居民不數十戶。比屋連卷。俱是衛所丁籍。此輩盡去。遂爲空城。是亦不能州矣。其不可六也。榆林邊操官兵。皆出大戰創傷之餘。頻年飢饉之後。重以誅求。肢剝疾痛未瘳。生意未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况今失穴之虜。近邊抄掠。寧夏甘涼諸處。警報日至。虜掠我丁畜。戕敗我官兵。外無所獲。草枯河凍之時。必將內窺河套。榆林延綏之患。恐自此始。正當畜養士氣。固結人心。今欲改移衛所。築城建衙。勞費不貲。內鼓人怨。外疲兵力。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之策。固如是乎。其不可者七也。且建斯議者。迹其始謀。本因綏德官旗。比年借貸倉庫錢糧。侵尅軍士花布。事多發露。故欲移置會府。易于關防。是固然矣。利之所在。奸弊易生。要在典守得人。禁防有術。自然無患。不然則

狐鼠漁獵之奸。何處不有。以官旗侵尅糧餉之故。遂欲胥一衛而遷之。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見刑而廢屨也。亦過矣。假令禁防不嚴。則今沿邊衛所營堡倉庫芻糧銀布虧耗侵尅之弊。嗟嗟有之。又將移置何地。此其不必遷者一也。又謂榆林地大事殷。所當增兵防守。然兵貴精。不貴多。綏德官兵精悍者。俱在邊戍。所存無幾。借曰遷之。彼纍纍者。非羸餘之老稚。則隨行之眷屬。戰守無能補助。遇警先爲動搖。所謂貪虛名而受實禍。將安用之。此其不必遷者二也。夫揆

之人情。度之事勢。其大要不過如此。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必欲違衆情。逆事勢。而爲是得已不已之舉。亦獨何哉。或曰。舉大事者。不恤細怨。夫所謂不恤于此者。爲其有益于彼也。小損而大益。君子固甘心焉。無大損益。徒爲煩擾。亦所不爲也。况無益而有損者乎。或又曰。古城綏德。未有榆林。今守榆林。安用綏德。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千金之子。其祖若父爲之。重垣複壁。亦將有以自保也。無事之時。而厭之。而撤之。其可乎。爲今之計。衛治決不可遷。人言決所當恤。

衆怨決不宥歛。但將邊官革去行廩。俱于邊倉止關本等俸給。至于倉庫出納之際。朝廷成法具在。稽牒按籍之不遺其力。歲省月課之不憚其勞。所任勿私其人。所犯勿貸其法。則積弊可祛。浮費可省。人心不搖。邦本自固。長久利便之策。空無出此。

書

奉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二書

兩寺新命。人心聳然。精采百倍。諸被改擢者。悉皆砥礪鞭策。用圖報稱。逞時頹靡廢放之風。爲之頓革。

顧習玩已久。人猶未知所重。其叅政僉事改卿少卿者。同事且譁而輕之。親友問訊。輒出喧語。若以為墮

坑落塹云者。流俗之難曉至此。此固不足深卹。然轉

移之機。在廟堂一籌運耳。何則。二寺體勢素輕。今雖

奉有明命。而朝廷所以待之者。未審何如。以京寺

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以方面待之。是亦方面而已

○石○初○擬○兩○寺○官○照○京○卿○事○終○後○部○覆○止○與○二○司○官○類○昂○然○已○改○規○矣

矣。此其故不可以不講也。若一切循常襲故。不加隆

重。則空言無據。何以欲動人心。至于考語一節。關係

尤急。蓋巡撫巡按與二寺政務不相涉。考語無憑。填

又或為馬政時兩寺官俱不屬 詎未免詢諸二司。二司未免詢之知府。往者弗振實

言舉其成

坐此故。今不為之處其事勢。恐又漸墮。故轍中而莫之能救也。詳具奏牘。伏惟登之。裁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四書

茶馬

茶馬論列已罄其愚。雖未敢自以為是。要其事勢不得不然。其推原。祖宗立法本意。恐是一段大議論。似不可少。所患私茶不易禁。官茶不易積耳。大抵茶是本。馬是利。無本則利將焉出。官買固順。以輸運之艱。故有招商之議。商買固便。以價出之難繼也。故復

有官賣之議。行之數年。茶司各有數十萬之積。則金牌可復。然僕前所言差官一節。又不可不預為之思也。至于四川東鄉利州諸處。誠今日私販之淵藪。其地密邇漢中。宜附陝西巡茶提調。不然禁之于此。開之于彼。譬之治水。不于源頭理會。而徒遏其流。恐奔放潰決之勢。終不可遏。餘惟主張國是者採擇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五書

牧地  
牧軍

清地募軍文冊。差官奏繳。監牧之政。二事為先。願茲政初舉。僉謂草場為土人占據已久。決不可復。必復

之恐激土達之變。而總制秦公尤主是議。某孰知此  
中情狀。恐喝搖撼。乃其故習。不足深卹。懋簡練事之  
官。分投清理。憑據籍冊。盡得其實。徐諭土人。聽其赴  
愬。分豁。改委。它官覆勘。凡辭有可指。及情有難堪者。  
稍稍還之。奏疏中所謂寧虧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  
之情者。此也。至再至三。其情已盡。其辭已屈。然後樹  
立封界。分地授軍。地有定額。軍有定止。草塲既復。人  
查核牧地得手。虛正在。緩于。崇。報。酌。量。審。實。使。物。  
情。不。致。而。後。乃。無。動。搖。  
情亦安向之。羣咻衆聞者。今何如哉。至于募軍之令  
初下。任耳者。習于往歲延寧招募之弊。間生疑議。殊



不知積年逋逃。勢既不能驅之復業。而盜賊奸宄皆此輩爲之。將來貽患不細。今收集以歸之官。官獲其用。彼安其役。門攢戶合。而力不孤。什伍團結。而官可考。固未嘗取諸見在有用之人。而貽損此益彼之誚也。疏中亦略及此。誠懼傳聞之失真。聽察之難憑。故嘵嘵云耳。若以爲自銜伐。豈某之志。亦豈明執事之所以見待者哉。大抵天下之事。在見之真。行之果。若狗流俗之論。則無可爲者矣。

東西涯先生

奏書

連得手書窮邊寥落中不勝慰藉知近來東徇所及如僕者僅一人耳顧僕何以堪此感愧感愧比事想寧帖冬間套中賊情決不敢保恐非書生所能獨當况陝西武備廢弛之甚極力料理只辦得二三分而武安債帥擁虛位失人心已久奈何爲處今亦不敢不勉凡百以身任之利害進退皆所不暇顧六月十四日賊到蘭州金城關下若無前奏留官軍其害不可言也今雖無殺獲之捷幸不失利僕七月初九日至蘭州莊浪炮火不絕道路阻塞却再不曾犯蘭州

蓋彼亦知我有備故耳。靖虜邊防。頗區畫停當。今冬想無虞。姑未敢言及。蓋士夫方惡聞修邊之說。此事當爲卽爲。以佚道使民。無所不可。不然。今賊勢如此。旣不敢保其全勝。則慎封疆守要害。設險自固。以逸待勞。斯得策也。又避而不爲。然則若之何其可哉。犬抵今人止可與樂成。不但凡民爲然耳。此中曲折。雖盡難盡募士人使自爲戰。一節事體相宜。人心樂從。○文○策○自○是○明○于○凡○事○非如所謂招募籍民爲兵者也。冬間賊果內侵。必獲此事之用。今亦未敢盡言。

東內閣吏兵二部諸公

防虜

某經略無狀不能保固邊境致賊深入抄掠以厘  
九重西顧之憂無所逃罪顧受命以來修築邊防料  
理儲餉選將練兵實亦未敢自怠仰荷國是清明易  
置主將增設遊擊一方守備號爲得人假以歲時事  
當就緒今主將初至遊兵未集不意驟懼虜變烽火  
方舉賊騎已滿山谷陝西固靖環蘭所守千數百里  
處處通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彼合而強我分而弱  
理勢則然賊始至豫望城指揮任璽禦之至鎮戎所

遊擊陳善指揮郭邇禦之。雖不能遏其初來之鋒。幸  
不虧拆賊。至固原地方。野無所獲。遂綴我邊兵。擁衆  
南入。至靜寧。勢將東下。平鳳。新任將官提數百之兵。  
冒險而進。某約束土民。拒守隆德。賊聞引而西。數日  
蒐集腹裏官兵。賊亦不復分散。賊。不。分。散。者。畏。我。也。方部署官軍及招募  
土人。計截歸路。但彼聲勢聯絡。未敢必其成功。而延  
緩遊奇兵。屢調不至。往者先事預防之疏。竟托空言。  
所謂中路邀擊者。未知能中機要否。嘗觀近日虜態。  
較之夙昔不同。昔無盔甲。而今有盔甲。昔無餘馬。而

今有餘馬行成營陣。居有瞭守。所向如談路。皆我遁  
逃。有以使之。而所謂奸細者。實不可謂無也。度今皆  
近新春。遷延不出。或者天厭其惡。而將斃之邪。不然  
則潛伏套中。兵連禍結。陝西之人。其何以堪。內有大  
荒。外有大寇。時勢之難。無逾此者。蓋自今春以來。地  
不時震。殆其徵與。竊謂京軍決不須發。若總制之設  
似不可已。廷臣可當是任者。固多鄙見。以爲兵侍許  
公。新蒙起用。離陝伊邇。易于赴鎮。且其才識足以濟  
事。風采足以動人。誠宏畀之重權。使大爲經理。以弭

將來之患。某輩不過聽受指麾而已。非敢以艱虞之際。委勞于人。蓋經略陝西。不若經略寧夏。今花馬池一帶。邊備雖有如無。藩籬不固。寇至堂室。似難爲處。况陝西各衛所正軍。俱在邊戍。而腹裏所守大半抽選。招募之餘。安能支此大敵。及徵調邊兵。又緩不及事。如今日者。此某所以不得不極言之也。

東閣部諸公

防虜

虜賊頻年入套。其志不在邊疆。而在腹裏。若不爲腹裏居民深長久之圖。則爲邊將計者。不過嬰城自

保而已此ハ腹ハ裏ハ失ハ由ハ邊ハ府將以爲計者也無所掠也。今經理寧夏邊防。蓋不爲

寧夏謀。爲腹裏謀耳。計不出此。而恤目前之近怨。避

衆人之浮言。則他日陝西用兵。殆無虛歲。驅虜屠割

之慘。饋餉轉輸之勞。其何以堪。民窮盜起。勢所必至。

僕旣深知流禍至此。安忍不爲朝廷陳之。此修濬墻

塹。添設衛所。經理靈夏。整飭韋州諸務。所以不能已

于言也。仰荷廟堂采納。悉見施行。如新春套內無賊。

當次第從事。此志獲終。二年之後。邊患可少弭。腹裏

人民有息肩之望矣。頗聞陝之士夫。猶若有異議者。





蓋未嘗深究利害。習于任耳者之見。大抵爲僕身謀。則甚不利。爲國家謀。爲地方謀。則一勞永逸。百世之利也。前此修邊。如余肅敏尚不免于騰口。况萬萬不及肅敏者。招怨貽謫。固其所也。亦何暇顧哉。套賊烟火不絕。而未嘗近邊。高家堡稍有侵犯。旋即遁去。立春尚遠。恐有潛形匿跡。乘間如往年大舉入寇。亦未可知。但往年我邊兵寡備。多顧此失彼。僕今冬將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兵雖不多。聲勢頗。聯絡奇正。互合首尾相應。以逸待勞。法曰。百里而趨利。若蹶上將。

軍。彼。千。里。趨。利。亦。安。能。善。其。歸。耶。人。便。附。此。不。盡。區  
區。

東東山先生

防虜

翰教勤懇極感至意非虜入套已久未嘗侵犯東見  
于高家堡西見于寧夏河東墩臺者數亦不多而沿  
邊一帶。瞭見烟火無處無之。秋の分の兵の勢の乘の暇の而入の耳此其奸謀尚未可測僕

十月間大閱鎮兵于固原十一月大閱邊兵于花馬  
池皆號數萬先聲伐謀之意也兵聚而即散分布諸  
要害聲勢相接如賊犯某城堡地方所至爲正兵某

兵出其左。某兵此諸葛武侯八陣之道也出其右為兩奇以應之。某兵繼其後

為援。隨處皆然。聯絡如貫珠。又多藏兵于素所無兵

之地。至則出其不意。易于取勝。大要避之于沿邊廣

遠之地。而圖之于鄉野村寨阨塞之區。賊誠似往年

深入。恐難以善其歸。顧此賊今不窺我之西。而潛寇

我之東。若解此機者。然延綏東路兵馬精強。無足為

慮。况又不能深入。不過覬覦近邊而已。向者兵機一

疏。以去年曾有此機而失之。故先事預圖。欲待其千

里深入。有機可乘。而為攻其所必救之計耳。非敢輕

挑強胡。無故啓黷。奏疏中亦已明白。不敢不慎。承諭使人以器之說。愚意正與此合。賤目積勞與熱舊患大作。餘情不及縷縷。

與陸提督都憲書

流寇

不意流賊之變。驟及江鄉。上則南都根本之地。下則東南財賦之區。關係至重。鄙懷不勝懸切。不獨同室被髮纓冠之義而已。去年已嘗慮及此。屢言之。請老本兵。以事勢未及。未有所慮。亦嘗致書巡撫巡江及敝處府衛。使知此意。早爲設備。不知曾留意否。而今

果如所料矣。計此賊百戰之餘，雖甚勇黠，顧本不習。

水戰制之，空無難。第恐得我遁降，驅彼迫脅。休之以

刀兵，啗之以財貨。則我濱江鹽徒遊食鼠竊狗盜輩。

皆彼鄉導，皆彼精兵也。不早撲滅，則根本為之動搖。

貢餉為之阻隔，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正意當此危急

之秋，誠得如執事才識威望，而又習知江南事，空者

往領安攘之寄，必無不濟。方謀議間，忽得來翰，毅然

請行，聞者稱快。本兵即如所擬，但願以拯溺救焚為

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為

上平而賊不善用此輩於今亦然

○自○是○國○家○之○福○也○

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人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住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壘之防有急易于徵調至于召募鄉兵求間諜懸重賞以待之術取計破用收不戰之功又執事之所稔知者不贅言此窮寇也譬之困獸不宐急鬪鎮江以脆弱不練之兵嬰其初至之鋒取敗固宐而志則可取較之閉門喪縮者不同是宐憐其志姑貸其罪以責其後功則人知自奮矣指揮孔湧素以驍勇聞楊能又出京營二人號爲出色今皆喪敗倘

不見棄絕。或可收之。桑榆掌印。指揮陳章。廉靜不擾。

愛養士卒。以固人心。無出于此。且鎮江蕞爾之郡。驟

屯重兵。外而防禦賊寇。內而承應上司。勞憊可知。可

役其力。不可徵其財。二者並徵。則驅之為盜耳。當于

筭罔切

它郡縣多方區畫。錢糧輸送前來。以備供應。嚴有司

科派需索之弊。此止盜上策也。况鎮江衛官軍糧餉

經年不得支結。屢奏有行。未聞區畫。怨聲載道。怨極

生變。難保必無不可不慮。又思此賊出沒無常。聞大

軍之來。或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彼之計常掩

夫不備而我之患常生于所忽。故淮鳳之兵不可盡撤。山東之地不空全虛。誓之圖之。

奉內閣吏兵諸公書

勦虜

某經理寧夏事務幾兩月。粗有次第。付之鎮巡。遂西出廣武。抵于中衛。簡閱士馬。申明號令。遵草地而南。八月初六日。至靖虜衛。竊見黃河以西。無處無寇。時出抄掠。居人既不得耕牧。過客復不敢經行。甘涼重鎮。儼然成一外境。食乏兵寡。守臣僅僅自保。虜橫而驕。無復忌憚。甚非好消息。河凍之後。變態難測。此某



節制中事，不得不繫懷抱，欲增兵防守，正墮無所不備之戒。師老財匱，卒恐無成，必得大舉一番，用祛生人患害。此田中之禽利，以搏執而无咎者也。但倉廩一空，倉卒無下手處，事在河東者，一面區處，河西餉道阻塞，不知彼處鎮巡，何以爲計。及今不圖，將來非唯客兵不可調，雖主兵亦難枵腹待斃。李孫之憂，又不專在戎狄間，他日必有任其咎者矣。詳具奏牘，惟主張國是者裁之。所論事恐命下之後，粮草未辦，或逼近冬寒，亦難輕舉。鄙見第謂先事題有成命，則可

以相機而動，必待臨期取旨，往來須兩閱月，機會間不容髮，奈何奈何。若廟堂別有高見，明以指授，使有所依據而行，他日勿謂夷簡不進言，斗膽亦復云爾。千萬加答。

記

朱憲副平賊圖記

平秦蜀叛寇

弘治庚戌夏六月，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梁戴公珊上言：皇明撫世，普天率土，陶然太和，冰天炎海，雕題左衽，往古聲教所不及之區，皆梯航納

琛貢蠢斯逆賊野王剛者、曩聚不逞、初起蜀之夔州、  
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者莫  
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近又擾我漢中、金州、平利、  
西鄉諸郡縣、皇上弘天地之量、不即加誅、彼昏不  
知、愆惡益甚、請勅四川、湖廣、陝西三省守臣調兵  
討之、帝曰、兪無養患、無助變、無延及平民、于是大  
司馬承旨議設方畧、移檄三省巡撫憲臣、調兵率屬、  
刻期進討、維時陝西按察副使高安朱公漢、職在撫  
民、兼分巡漢中、乃承戴公檄、躬督陝西官兵、洎民兵

萬餘人、分道竝進、賊聞風奔潰、乃約會川湖官兵、深入賊巢麻柳埧、所向克捷、勢如破竹、賊莫能支、是歲十一月元惡授首、餘黨悉平、疏聞、上降勅獎勵、給賞賚有差、朱公獲拜白金文綺之賜、漢中之民相顧而言曰、始聞寇至、吾儕子女幾無生聚之望、寇平亂息、伊誰之功、嗟我朱公、維我父母、其爲吏與士者、亦相聚言曰、賊至不早撲滅、民將動搖、豈惟吏之尤、亦士之憂、今居民安堵、吏奉其職、士安其業、惟茲懋績、寔戴我公、乃屬善繪者、貌其平賊之狀、繪爲圖、予得

觀焉。晉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四郊多壘。詠得賊不  
誅。悉令歸農業。仁宗至和中。蜀人傳言有寇至。野無  
居人。京師震驚。張方平被簡爲蜀帥。至則歸屯軍。撤  
守備。蜀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免殺伐。若異是者。蓋益  
州之賊。初苦于侵苛。假息其鄉。無他志。至和禦變于  
未然。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者。故得以安之。而無  
患。若野王剛者。自成化乙巳。遘亂五六年。有奇。蔓延  
數千里。攻我城邑。戕傷我兵民。其鴟張跋扈。非文告  
所可招。而彌天之惡。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

不得不加兵。額兵凶器，戰危事，將非其人，兵雖強，不能必勝。玩昔惕日糜穀費財，借曰勝之，所損已不貲矣。若公以文臣統師旅，不請益兵，不重費轉輸，笑談尊俎，安如平昔，坐運籌策，指麾諸將，月三匝而成功，視二張所爲，雖有用兵不用兵之殊。其止亂安民，功則一也。圖之以詔後世，豈徒繫人之思，朝廷遇亂之武勵臣之仁，諸大夫宣力之忠，并于是可見。而謂文儒不諳軍旅，其過言哉。漢中固秦地，倡亂者蜀人，古稱蜀人多變，習使然也。後之治蜀者，變之未形，當如

二張前引二張雅意在此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必若公所為蒼生其不重

困已乎予雅知公又嘉漢中之人之美遂為之記

體國堂記 馬政

臣一清以南京太常寺卿被簡命為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驛召詣闕授勅以行臣伏

讀勅辭有曰夫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責任實重

且艱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簡命臣拜

稽首自念以虛名承乏重辱溫旨褒嘉省躬增惕如

臨深谷惟上端居穆清知周萬物欲修邦政用濟時

艱乃詔本兵大臣講求牧馬故典。粵稽牧馬之政。大備于周官監牧之制。昉于唐。歷代因之。有衰有盛。而迄無善政。顧以爲病焉。我祖宗稽古。設太僕寺于兩京。山陝遼東甘肅。又有行太僕寺苑馬寺之設。承平之餘。任隨勢輕。官因人廢。頃屬三邊多警。戎廩告乏。上煩官帑。編戶督課。下困民力。用厯宵旰之念。以陝西監牧之利獨優。至遣風憲重臣督理。得承制以便宜從事。無前之典。寔自今日始。睿謨淵深。不獨爲多馬故也。方議之興。衆皆替其決。而祇憂其難。及



詠之定。人或迂其事。而遽虞其弊。紛紜喧囂。莫之適從。然臣于體國之諭。得所以自處之道矣。大抵鼓不調之瑟。必費更張之力。而築道旁之舍。決無可成之理。故凡興廢補敝。鎮躁舉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有見于體國之義。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則無不可爲之事矣。初督理之任。本爲監牧。繼而有兼理茶馬。及提調三邊戎馬之命。其爲役知勞而未知逸。其于人多怨而寡惠。其爲効害日去而利未興。然要其成功。未始不爲它日一勞永佚。惠且利。

之地也。亦姑自目前之所當爲者盡心焉爾矣。出位  
逾分以爲其所不得爲喜功好大而爲其所不必爲  
皆非臣之志也。非體國之義也。或者未嘗深究。若以  
馬政與民事爲二道。不思朝廷修舉牧事。非供馳騁  
田獵之欲。捍外衛內。正坐民故。夫天下未有無弊之  
法。利害之相乘。古今以爲恒患。顧輕重緩急之室。何  
如耳。誠重且急。則小損而大益可也。暫廢而大闕可  
也。事在得已。無大損益而徒爲擾煩。則寧止勿爲。雖  
付之無可奈何可也。若其心惴焉。惟浮議之及已。是

懼居其位弗事其事因陋就簡以塞厚責又安用是  
贅負爲哉臣懼 德意之弗宣于下且恐任事之心  
或因以自怠也敢取體國二字揭諸督理之堂書此  
以爲之記

雜記

演習營陣事

營陣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畧演營習陣  
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  
公見于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

足法。避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

有進無退四字此用兵上之大意才公之良解宜也

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為哉。未幾聞虜在邊。

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與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

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

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

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典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

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每諭諸將。

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

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

以爲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 放演火器事

火器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塲。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塲。見用此器。越

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  
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  
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

欽降者不敢用何謂耶蓋以俟大敵耳

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鍊募工于固原鑄造如二將  
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  
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爲  
常至是花馬池叅將閻綱告子曰前歲達賊擁衆出  
城下用公所發鍊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  
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

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  
如此言乃知所以用之矣軍遇有危急切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  
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  
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著演陣行兵事宜

兵法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  
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  
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  
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

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搃。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碁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或如此法是爲真較閱也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



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情容。久以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軍人務尋達衣。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

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骨。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嘗。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麻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妄笞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叅

將閻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遯不能殺賊褫其衣冠  
加之巾幗婦服。今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  
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  
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  
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非。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  
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  
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  
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

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揆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

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鞅於弩  
彈牌刀骨朶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  
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  
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  
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捷  
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  
長賦性直慤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  
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  
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空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  
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姑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  
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  
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  
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  
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  
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  
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

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癩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

然笑者幾希矣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楊石涼集

兵法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九

萃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何剛愨人叅閱

楊石汭綸扉奏畧

疏

楊一清

災異修省疏

修省實政

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雹災傷稼殪人南北直隸江

浙諸處亢旱爲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疴江西之虎惟助陽之牛禍層見叠出尤爲奇怪豈唯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

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壅  
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佞門而人無懲戒與  
臣伏觀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  
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  
量而未翁受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淪洽于  
天下靡文盛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窒九卿之執  
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  
蒙蔽漸深陰疑水堅寢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  
竊嘆而深惜者也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

爲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諦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  
多精明振勵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  
所聞未必實實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者未必見  
所行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必正况百官  
乎萬民乎今禮部所奏荷蒙 聖明采納竊觀朕心  
驚惕之語仰見 陛下畏天之誠會官議擬之文欲  
啓臣下進言之志化災爲祥轉禍爲福端在此舉臣  
願 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覽乾綱以防欺蔽  
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

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于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錄。讒慝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

之官。論道為職，公孤之任，弘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  
災異策免公卿。今在廷大臣，無如臣老憊，亦無如臣  
不職者。遇災策免，實在所宜。伏望 皇上賜臣罷斥，  
以警庶官。然後委任忠良，協心匡濟，庶幾 天意可  
回，而災變可弭。

條陳修省事宜

修省實政

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古人致齋，欲使百工齊其念  
慮，一其心志，以交于神明。庶獲感通耳。今新春在邇，  
郊祭期逼，宜于大祀之後，擇日齋戒，遣官祭告。天

地 社稷宗廟山川引咎自責以彰遇災而懼之誠  
至于名山大川及災變所出地方就令彼處官司祭  
告。此蓋爲民祈福非他淫祀之比也。

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今天下之民困窮極矣其原  
多由于刑罰寬濫賦歛緊急所致伏願特降德音覃  
及天下先令各衙門斟酌事宜開具條件請旨采擇  
行之使囹圄少清冤滯少雪以體天地發生之仁以  
廣 朝廷好生之德至于嘉靖三年以前拖欠內外  
倉庫錢糧亦望大霽恩澤其在小民名下未徵者即

與開豁若大戶侵欺監追年久果無抵業者亦與蠲除其餘宜量許折徵仍視其年分之遠近以爲折價之多寡

一聽言以盡修省之實六部科道等官奉詔條陳利弊興革陛下擇其切當可行者依擬施行惠及斯民多矣其間實有迂泛不切窒礙難行者陛下權度報罷固宜但其間亦有一二關係民情有益治道者伏願采而行之若兵部所言復職任如浙江鎮守市舶太監請改勅書兼管地方所宜改正吏部所言



錄放棄、兵部所言憫遣發、都察院所言釋幽滯、蓋言  
近年放謫諸臣以言得罪、及公務連累者、除議禮奉  
有明旨、姑未敢言、其餘充軍者放回原籍爲民冠帶  
閑任、可用者仍舊錄用、則 聖德愈光、各官進言、與  
陛下求言之意皆無負矣。

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吏部用人專以資格、夫課功  
核實固足以奔走庶官、而激懦廉頑、恐無以風勵天  
下、宜令吏部以資格待常流、以不次拔英異、在京在  
外官員、果有才行超卓、名係時望者、不必拘以常格。

知取人、不嫌于名。

量爲超拔，以警動後人。至于高蹈恬退之人，屈抑沉滯之士，可以鎮雅俗。濟時艱者，從公搜訪，具奏起用。至于庶官之賢否，吏部不能盡知，必寄耳目于撫按。撫按不能真知，而課績于催科之間，程能于趨走之末，故惛惛無華，則以爲拙且懦，圓轉便給，則以爲才且賢。况上之取人，多重于甲科。其在進士，甫及三年，卽有超擢。舉人縱有異績，多不得旌舉。而歲貢較之舉人，尤爲難矣。今撫按之薦舉，吏部之推擢，無得偏重。以至府縣佐貳官，其有才守可觀者，亦宜量爲薦

擢近年以來將官之體貌太輕。法吏之推求過甚。而况是非或得之傳聞。毀譽多生于愛惡。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搜遠年舊事。而廢棄統馭之才。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宜通行各處撫按。將境內大小將官。廣詢博訪。務得其真。至于平居體貌。當循舊規。不可任情摧抑。仍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及科道等官。在外巡撫巡按各從公推舉。堪任大將者幾人。偏將者幾人。各舉所知。不厭其同。

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戶部所言慎惜京儲、國家命脈、仰繫京儲、乞勅諭內府各衙門、今後匠官匠作軍人、除已傳陞招添外、不許再行奏乞、其騰驥四衛勇士旗軍、仍令兵部查照嘉靖元年清查冊籍、果係存留有名人數、准令替補、已經裁革者、仍舊裁革、其逃故缺役、止照常勾補、免令選收工部所言處借支例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因本省贓罰銀不敷、欲借支本部開納事例銀五千兩、今照營建仁壽宮事體、尤爲緊急、工料尤爲浩繁、乞采納工部所奏、擇其

緊要者，如法織造，蠲其不急者，暫爲停止，借支例銀，解部應用。

### 論明堂

明堂之制

臣按明堂之制，始于黃帝，祀上帝于明堂。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祀上帝而言。周人則謂之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治之所。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兩旁二室，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爲太廟，太室。然曰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則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中矣。故謂之太廟。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乃頒時令。勅羣后。遂登靈臺望雲氣。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九夷八蠻。皆有陪位。乃頒養老之令于辟雍。命諸生講經書。古今侈爲美談。魏晉以下。至于唐宋。皆有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之文。紛紛不一。宋仁宗以明堂爲王者布政之宮。詔以朝天殿爲明堂。合祀天地。始此。其後因之。臣竊謂明堂。即今之奉。

天殿也。靈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其後立大司馬以然也。我朝享祀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奏留卜雲

延綏將官

近者延綏遊擊將軍劉淵致仕大同尚書王憲暫委延綏都指揮卜雲代領其軍雲防守固原時大虜入寇奮勇力戰斬獲虜首七十五級奪達馬器物甚多。且雲之驍勇臣所素知頃兵部以陝西都指揮李佐充延綏遊擊將軍佐雖素習兵畧然體肥遲重不任

皇明。系十系。卷之六。

勞苦以爲守將則可使統邊兵未宜且雲功成未賞。一旦奪其兵以與他人而置之閒散非但使邊將喪氣亦重失邊人之心矣。乞將卜雲量陞職級充延綏遊擊將軍。李佐聽候別用。至于延綏官兵不時調遣未嘗休息較之他鎮尤爲困苦。都指揮楊時統遊兵往大同已蒙賞賚其副總兵趙瑛及雲所領奇遊兵宜一體加賞以作其氣。

團營疏

京營事宜

國初京城立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正統已



已之變，選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成化間，又增營爲十二，分布益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

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于後：一曰慎簡提督文臣，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營務，乞專設都御史爲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擇將領，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今所任多膏粱紈袴，苦不閒軍旅，宜推舉各邊空間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三曰慎選

戰鋒官軍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  
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堅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  
之今每營所轄萬人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  
分爲等第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就中又選  
其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爲戰鋒專備征  
調稍次者爲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弱者退更之四  
曰嚴訓練以求實用軍士操練相襲舊規雖有可觀  
然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餘軍士  
逐羣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管中軍務

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于刀箭鎗牌及銃者。各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蓋廣教成三軍者也。五日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辦。或營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發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不生憤怨。况朝廷養軍。月給米一石。歲杪又賜衣布。

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存無幾。軍士安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出管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之給軍。軍士亦不之領。然給過數月。旋即羸弱。灰者後先相繼。取之民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卹。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替朋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人

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

祭禮議

三殿祭禮

陛下

一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百神萬姓之主

誠宜重惜以養天和。以綏多福。竊聞每日而起行禮

一可見

世宗孝德

于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之前。出入門棖。上下

階級。已不勝其勞。旋即視朝聽講。退而親覽章奏。一

日萬幾、向非 聖聰天啓、睿體神護、何以堪此、切  
惟 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爲廟、亦唯清  
靜、斯神有依、周頌清廟、魯頌闕宮、未聞有每日瞻拜  
之禮、太宗文皇帝正以 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  
忌日行禮未便、故建 奉先殿于宮內、本以節勞、而  
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  
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固言在廟之禮  
也、今 太廟 世廟已備四時之祭、三殿豈得復爲  
繁縟之禮乎、臣等參酌禮儀、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

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怠，不數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至于忌辰，古禮遷主祭，每止于其所當忌，而不他及。如有事，皇祖考但宜及，皇祖妣有事，皇祖妣則不宜及，皇祖考。禮曰：尊可及卑，卑不可援尊也。臣等所見如此，惟聖明採擇。

論甘肅事宜

修舉屯政

臣出人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最久。初見甘肅一

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于  
南北一線之路。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羗雜處。寇盜  
無時。自昔號爲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刺  
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  
聯合。窺我莊涼。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  
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  
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叩關。犯我肅州。  
困我甘州鎮城矣。爲今之計。旣未能奉辭遠討。則先  
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自治爲



上自治之道。兵食爲急。今各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若不于逃亡者設法勾補。見存者加意撫卹。脫有邊警。何以待之。河西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度損。內地所派。旣不足外供。朝廷間發內帑給之。亦不過即糴所在之粟。入所在倉廩而已。而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輦致。雖有官銀。無從糴入。以故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徃徃以銀散之。衛所軍餘。令市買納官。責限督併。衆口嗷嗷。怨聲載道。夫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旣有弊。惟

召商爲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

商積粟以贖鹽款徵實粟爲利

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當

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矣然

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

今者遣官清查塞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

故亦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何也但

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播種者

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陪

糧行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

假不得已終歲備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

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擡糧屯

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

助屯丁○ ○ ○ ○ 不大為區處而徒言屯種必無益不可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衛征

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

何有于屯宜令清軍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

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請邊

以補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

爲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

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二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此。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窶者。及清解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牝牡各一隻。犁鐮各一具。種子五石。每年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價種子。以備春作。更給。至于屯地之埋沒者。則聽人首告。占種子官豪。

者諭令吐退而不追其往可也。或有以虜警爲慮者。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收保。且虜入寇亦有時。壠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殘之乎。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尅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及有贏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鮮實心經理之方。臣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花馬池邊牆

修牆

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以至靈州一帶邊  
牆此本發自愚臣中遭沮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  
行者由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 聖朝允行又命  
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邊防幸甚但所用之  
人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遠資  
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充而重其事權使  
藉可爲之勢令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  
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遺謀套內無賊二月興  
工五月停止八月典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緩

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塙高深廣闊丈尺。如臣所畫。套中故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叅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旣成。則以其餘力。于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塙。一切修補。

條處雲南土夷疏

制馭雲南土夷

近者雲南土夷安鈴等構亂仰厯 聖懷兼設總制  
督儲大臣且責鎮巡失馭命御史紀功集四鎮之兵  
以剿一隅之寇廟謨神筭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  
變難測撲之不早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  
服前代不入版籍 太祖高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  
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  
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  
西平侯子孫今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



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

之術。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

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司徃覆駁

皆貪官虐詐土官之故

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

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

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

既久。土官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

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

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

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州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二賊。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上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二三月方到雲南。調取各鎮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我勢自弱。宜先差後○謀○之○解○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

請勅一道。并賚執 聖旨榜文。令其星馳前去。限其  
四十日到彼。令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  
該土官人等。宣示 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凶孽。  
法不可赦。爾等土人。皆世受 國恩。享有土地人民。  
宜殫忠摠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  
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  
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  
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  
勞。其擒拏首惡者。賞銀千兩。于本職級外加陞二級。

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惡并餘賊功次。依兵部所擬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赴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人例給賞。如此行之。賢于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備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史協同紀功。仍請勅鎮守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既往之失。勉立將來之功。并撫按官申嚴號令。將調到土漢兵。

馬。分布防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遷延推委。其合行事宜。謹條列上請。乞勅兵部查議。奏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

一夷民雖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

力而奪其功。夷人信最情。

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繩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

沮。不爲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大臣。仍留一員。

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襲土官土舍。催勘應襲。具結呈繳。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

一省城倉廩所積。歲入不足。歲用加以動調客兵。將

何支給。附近迤西州縣。賊亦經行軍民逃避。無糧可買。其迤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糴買者。宜令督餉大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脚。其價比之時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糧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遞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干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農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

一近訪得雲南都司止有都指揮一員宜今鎮巡官  
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請銓註  
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迤西人民皆逃入省城  
棄其室廬即今城郭丘墟傳聞夷方益長其輕侮桀  
驁之氣宜量發官兵居守今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  
輕重量爲周濟。

一省城迤東如霑益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  
川東州等處地方要害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已歿  
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今所

司早為保勘襲替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不許通賊  
指引自取非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

一貴州威清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三省蠻夷出沒之  
地宜諭吏部推用老成慎重精力強幹者為之庶接  
境地方有所倚賴

王府疏

王府官性遷

部覆以在布布政亦係二品官與尚書同爵有才德  
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祖宗初無此例惟宣  
亦可自蓋此別遂不復收今則天潢之族有王府從  
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亦止為漢府而  
者無論王親也  
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府為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  
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爲定例以故詩  
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間井白下  
扳援宗戚轉相誘引奸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  
來宗室構逆如真鐫宸濠者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  
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族屬俱不通籍京朝  
疑忌不已深乎又今王府官僚任滿不得考績株守  
終身故銓司取庸瑣衰憊之人充之而人亦甘心自  
棄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

任用蓋 聖祖惇宗睦族之意拳拳如此至于考第  
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院編  
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至尚書臣愚謂畧如國初之  
制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  
一考績如例黜陟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  
國可保無事矣。